





公羊義疏一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曰通義云董仲舒

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王曰天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
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
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
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
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
子之正號曰天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
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
衰稷子不窟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
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
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為官矣疏曰杜注宰官也周禮

宰案聲義通爾雅釋詁案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居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

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嘔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嘔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為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

嘔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為官疏杜云也范云嘔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為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嘔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為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為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嘔是士為宰下之屬宰非嘔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做若云宰嘔者何嫌宰為嘔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嘔實為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

曷為以官氏注据石尚疏注据石尚。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歸賑是也舊疏云石尚亦是

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為難也

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

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嘔是也上士加氏

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弔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貽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蓋鉄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嘔者以為宰士也似正以嘔為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通者別不間有譏辭焉孔說非

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

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

來歸賑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注

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注生稱

考曰惠氏棟公羊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日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為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也祿以示旁爾說文新附有祿字云秋政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祿廟也蓋四親廟

惟父廟為近故稱之為昵說文日部昵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即即作尔俗加示作祿耳舊疏引舊說云祿字示傍尔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祿是亦取義於近也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

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穀梁傳云仲

之母孝公之妾也被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為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為君矣自必尊其母為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為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即秦人弗以為成風為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為天王亦同之王不以為夫人可弗贈也即弗夫人亦自有謚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河云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攷証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

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為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見祭宋女為夫人以見為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非桓母之証既說公羊而又不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謚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謂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為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故知為桓母以桓未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

以夫人有謚為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字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則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用姓本此為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媿媿于考也仲子是妾未桓為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為

明甚

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祿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注此難

○此據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宜稱夫人故堯

宜有謚仲子桓未為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謚亦不得稱夫

人也白虎通謚篇云八妾所以無謚何亦以卑賤無所能

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謚

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文九年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祿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已為君故稱

夫人與仲子殊也

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嫡之義

為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為夫人桓未

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為桓立當時未必即遽尊

仲子為夫人也

賄者何喪事有賄賄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

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賄元纁束帛兩馬是

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

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

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三纁

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疏禮既夕注云賄

葬也廣雅釋詁云賄送也是賄為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
言之者賄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賄元纁
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賄於宋致詞曰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賄以乘
黃大輅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賄者蓋以乘
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
禮也
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賄又有賄祿為春秋制

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賄元纁束馬兩文
故知為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賄但有馬而無車歟穀梁傳
亦云乘馬曰賄亦據周制
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
為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
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云賄馬欲以共駕
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傳曰
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葬
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賄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賄執
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賄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
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賄之制天子賄諸侯亦如是也
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
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
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
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
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駟駟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
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
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間也周禮校人
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
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

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
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
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
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
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
此異何谷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
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
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
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
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
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
古者一轅之車駕三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
兩謂之麗殷蓋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蓋一駟謂之駟本
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
頌云約輶錯衡八鸞鎗鎗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
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一匹下士
一匹說苑多祿采諸家為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
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為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為乘皆

是也
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為駮郭注周禮曰馬
八尺以上為駮按周禮庾人駮作龍龍駮古音通也說文
馬部駮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
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
庖薛注乘鸞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
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庾人
又云七尺以上曰駮注引爾雅駮牝驪牡元此不及駮說
文駮下云馬八尺為龍七尺為駮用周禮也庾人又云六
尺以上為馬說文馬部駮下云馬高六尺為駮引詩我馬
惟駮許於龍駮俱本周禮蓋以駮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
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六尺以下
即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引月令駕倉龍是諸
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蹻蹻是也卿大夫曰駒詩
駮駮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牡駮駮駮
駮駮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
駮駮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
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上
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
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絲纁各一匹布帛各一
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

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
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
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十端也又按
雜記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為五兩八
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
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為一卷是來
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
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
而云纁者士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為纁
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
糸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
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
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
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
禮記云皮帛必不可制重昏禮使制為盛服以聘禮記云幣
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
云取足以共事而已昏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
然

車馬曰賄貨財曰賻衣被曰禭注此者春秋制也賄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禭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賄賻知死者贈禭疏穀梁傳賄者何也乘馬曰賄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賄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附到蹀士到蹀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賻賻貧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服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禭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縵神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二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賄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禭何氏或即本春秋緯為說惟無贈耳

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賄賻禭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悉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為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為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

注賄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賄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賄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賄之為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賄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賄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賄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為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為賄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賄此古文以賄為冒之証徐鼎臣於貝部增賄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賄疑作賄注賄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賄之為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賻賄之注賄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賄注賄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賄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賄者助

也一作傳周禮小行人則令購補之注故書購作傳是也
潛研堂答問云問購字亦說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
禮小行人若國禮喪則令購補之注故書購為傳故書者
古文也傳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購字先鄭云
謂購喪家助其不足也
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購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
文並云購贈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贈馬入廟門購
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贈馬入廟門者以其主
於死者購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贈仍以
送死為主故下疏云贈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
自對贈言之耳
注祔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祔遺也儀禮士喪禮
君使人祔注祔之為言遺也白虎通崩薨云祔之為言遺
也說文衣部祔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祔謂以衣
送敵者死曰祔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祔
禮春秋之祔讀皆宜同衣服曰祔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
據此及士喪等禮則祔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
之祔祔遺疊韻為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
祔名遂以祔專屬之凶事矣吳氏麥雲經說云按祔當讀
為稅稅之為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稅而稅解稅為名

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即據
此為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祔衣死人也春秋傳
曰楚使公親稅之是則贈之為稅衣之為祔也二字又別
此借祔為稅稅聲近祔也
注知生至贈祔○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
知死者贈祔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者皆為贈
矣可証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
者購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今本作購係淺人所改
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購鄭注
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贈專施於生者何荅曰購專施
施於生祔專施於死贈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
皆言贈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
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
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贈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
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
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文云兄弟贈
奠可也注兄兄弟有服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生
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購注云各主於
所知此贈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正
云知生則購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為何氏贈實生死

兩施之証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
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為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購
以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
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而舍
穢葬而贈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購焉購用幣亦用馬故少
儀有購馬也荀子大略云購贈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
副至意也購贈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購
贈所以佐生後人知生者購贈知死者贈穢所以送死後
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死
者曰購又以此購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購穢故何氏專
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穢下篇有贈有奠
有購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又引既夕云所
知則贈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
之明奠於死者為多知贈生死等矣是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注據非禮疏此天王也而傳言

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于魯故等以諸侯該之天子諸
注據非禮。舊疏云桓未為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贈之為

非禮

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贈赴告王

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疏白虎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

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喪告鄰國

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

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

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况於諸侯乎禮記疏引

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

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

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
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
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
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
故注云經言王者贈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言
諸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穢
也舊疏云諸侯之贈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

又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告鄰國之禮也

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

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疏王

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譏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

証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善其以仲子喪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奪貴賤之序是為得事之宜

其言來何注据歸舍且贈不言來疏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

是也釋文作歸哈云本又作舍下同校勘記按哈非也依說文當作珍

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為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為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繁露王道云

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雜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為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

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盖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舍贈可以兩事相比時為異詞以起之自弱奔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

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為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贈死不及

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賄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

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來是為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為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不及事也等彼贈及而舍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舍

晚言來明不當舍也則舍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
禮既夕記國君贈禮賓賻奠贈及代哭為燎之事皆在
葬前一日承還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為葬事所須今惠公
仲子已葬始行贈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
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
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
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
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
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
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
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
晚悉言來矣若其舍贈禮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
文九年書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
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
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舍贈禮之等皆死
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
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之文故不言來為若已在
於內矣

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据歸舍且贈不言主名疏

据歸舍至主名。文五年

書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成風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賻妾既善而賻之當各使一使所

以異尊卑也言之賻者起兩賻也疏

注禮不賻妾。穀梁

可賻人之妾則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計禮止君與夫人

適子餘皆不計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賻之也

注既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

介在其東南西北面西上西於門又云舍者執璧將命曰寡

君使某舍又云禮者曰寡君使其禮上介賻執圭將命曰

寡君使某賻然則一人之賻舍禮弔且必分遣使者不相
兼攝况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
卑殊更宜各使故也
注言之至賻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禮言之禮者亦起兩禮矣
何以不言及仲子注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

稱也疏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注仲子即卑稱。○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用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

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

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

事也疏注比夫至公也。○此道明僖十一年書及義也。夫

言及也。

注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賄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賄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祿又何以不用以責其晚乎。

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即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

注舍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為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名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即不用以為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非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皆是使人

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為下癸酉葬襄公
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為下葬定公出之會葬
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
賄祔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
及諸侯矣

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
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
舉我先公乃以子男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
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
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尚未僭
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

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諸夏稱天
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
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
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桓之義
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
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
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
僭王也

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
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
曰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
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
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
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
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

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
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
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
也敵曰元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
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
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

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于阼階升
階自西階為度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眾臣也按
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為君復有諸侯為天子明諸侯於
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為君同斬

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即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名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為叔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觀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

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觀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為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為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昨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木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懼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義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

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昨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功而王榮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吉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戎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云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變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

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變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變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丕無文以言之也

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即歸謹及闡之屬是也。今此賄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

注天地至相通。闕文。

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

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為受命王故為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

上之褒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為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

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疏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

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蓋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蓋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

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

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

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疏莊二十

七月丙申及齊高篈盟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二文設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

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

不見名士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

士為微又云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故也疏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

于宿是也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宿是也凡非命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

俱當為上士矣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夫至庶人。繁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上小功

德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養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答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命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為小者謂故也小國宿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

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

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

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四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鄆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為始受命王宿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即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禍即首其辱也

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即僖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

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為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為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

言來也

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

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

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咍為中士則天子之士

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

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通七

等其春秋之制與

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

文四年秋衛侯使宿俞來聘之屬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

元年齊仲孫來之屬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

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

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注据凡伯稱使疏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奔也注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注奔者走也

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

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賄文九年毛

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咍文元年

天王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

奔

奔則曷為不言奔注据齊慶封來言奔疏据齊慶至言奔

封來奔是也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

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

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

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

以昏禮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為受義者

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也伯者字也天子上

大夫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為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

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

有二非十中之二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

以天下為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

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

見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即見春

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為王而不專黜

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

不著明知為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為王

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為尊王示義故即於祭伯來奔

見其無絕亦為尊者諱之義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

注主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

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為凡出奔者著義也

注內外至禍也。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

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之屬

是也

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皆善

所以相承也。監鉄論除袂云夫傳主德開臣遠在於選賢

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

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願
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本問賢不
肖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
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而始即
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
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為來朝劉向習穀
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
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
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
子逋逃臣亦為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
為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
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
七年鄭瞻自齊迅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
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
為始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二十九年書石晉奔晉皆受
惡人事也
注祭者采邑也。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
氏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
鄧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

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
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也鄒者本字鄒者段借韋注國語
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
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
祭叔來聘尚仍其西都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南之間
其諸東都亦有鄒與抑如鄭之仍舊稱與廣韻以祭為周
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祭伯其後以為氏齊氏召南經傳
考証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
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教倉周
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祀祭
注祀祭鄭地名成皋縣汜水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教倉
正義曰括地志教倉在鄭州滎陽縣今鄭州東北有祭城
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為鄭地其為
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
食采於東圻也

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
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
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
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
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
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亦
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責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
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遂逆王后
于紀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

注月者為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
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
宜時故云月者為下卒也

注當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闕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
誤按下一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
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
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
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
上月矣義或然也

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
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
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

注奔例至在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
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
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

奔他國悉書月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
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羊夫王子瑕
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
不月則彼月不必為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
王入于成周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出奔楚彼注云月
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
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為上
事發其即為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
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闕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
本作十當据正

公子蓋師卒何以不日注据臧孫辰書日疏注据臧孫辰書

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
巳公子驅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答曰
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蓋師始見
法矣駭有罪使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
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
一正据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
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
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速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

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小斂乎穀
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
康信云蓋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蓋師能以正道
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
為正故廢氏如彼說見蓋師之不日卒為惡也彼疏又引
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近異若穀梁云惡
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
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
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
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
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
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云公子牙
之為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為定所不惡似
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所惡與蓋師為隱所惡又何
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蓋
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
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

文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
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
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
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
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
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
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
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痛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
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
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
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莪來奔是
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
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
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
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
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
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
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

也蓋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注

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為所見文宣成襄為所聞

莊閔僖為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

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舉其始

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

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

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臯莒來奔傳云

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

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

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

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為限

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

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疎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

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

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

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襄成文宣君子之

所聞也僖閔莊隱桓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七年所

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疏引鄭

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

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

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七年者見

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為

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

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尚無知識亦不得遽為所見邾婁

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

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
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為正
注異辭至深淺。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据乙正諸本
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
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
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
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
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
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
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即恩有厚
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
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
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畿八
曰賤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子天子是錄
遠近親疎之旨譏與賤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
目三科別初九旨之異
注時恩哀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父殺子為恩哀臣
弑君君殺臣為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為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
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
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
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
奄弱眾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
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哀義
缺事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
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
道之本又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
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
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

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
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王政云春秋明
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
說而後引而反之又盟會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
為治亂之法也
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
如逐君故為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
叔孫會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
定哀故以定哀為已昭公為父並為所見世其臣為父與
已之臣故特恩錄之
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
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
罪而卒日者被注云已絕卒之者為後齊魯歸其喪有
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
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本畧作略是也段氏玉
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
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及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
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

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
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季友卒注
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
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
注於所至麓猶○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
秋亂謂隱桓一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
諸正此春秋之義也麓猶釋文作麓猶閏本監本毛本同
校勘記段曰說文無猶字蓋猶字轉寫之誤本義角長兒
段借為粗糙字按說文角部猶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
者皆譌為猶公羊傳猶者曰侵何注猶麓也又隱元年注
用心尚麓猶漢藝文志庶得麓猶以麓猶連文則猶非麓
字也麓猶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猶从引聲古讀如倉
轉寫訛為猶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麓猶蓋
即麓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麓粗也察於微眇繁露俞
序云始於麓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目麓粗之
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猶讀若麓猶淮南記論訓
風氣陰陽麓猶者也藝文志庶得麓猶皆謂麓粗也粗曹
憲音在戶反與猶之讀才古反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縵
密不能麓首論衡量知篇夫竹本麓首之物也首與粗音
義正同

注故內至是也。說苑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
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
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當先正京
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
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內魯始也云先詳內
而後治外者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
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
繁露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
人因其國而客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
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
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
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
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
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
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
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
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即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

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
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
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
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
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
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
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
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為外所傳
聞世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即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
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
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矣又襄二十
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
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
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王劄鄂本作劄後
仍作鼻此从刀訛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劄鄂
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証
注至所至大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
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
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
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謂之升平爾

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如吾王
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
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
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微教化
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
譏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
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
云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
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
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
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
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
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
注禮為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
為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是為
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為祖父母
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
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

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滅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彼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

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為取象天數也

注又因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通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据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

注主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夫斂焉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夫疾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吊喪不云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

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而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
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侯此自卑別於尊者
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
公孫孫以王父字為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
庶子言公卑遠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
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
服注云不得稱祖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
記云別子為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祖別子自孫以
下則以別子之字為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
以公子公孫為氏也

公羊義疏一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
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
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
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
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

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
東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
徑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
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椽謂之潛釋文潛郭岑
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即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
潛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

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為居常與許之常
潛即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為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
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
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
國通往來之禮

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
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然則凡
會者為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

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
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
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

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
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
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

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
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
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

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
會合同惡相濟不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
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

証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
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以義

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
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

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
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

自責以脩謂之明責人以脩謂之惑又云義之法在正我
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又云義云者非

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莫謂義昔者楚
靈王討陳蔡云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
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
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
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
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
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家國也大惡始
筆

注王者至勿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
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

狄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
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
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
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
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前漢匈奴傳蕭
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容禮讓
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
草創不暇治夷狄即先書晉滅下陽末書楚滅穀鄧是也
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
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
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
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
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榮故專兵以逆秦注
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
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不
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
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
通禮樂云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
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

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為西方戎也
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
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
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
莊十三年春齊侯來聘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單伯會
齊侯宋公以下于郵是也盟書時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
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疏

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云故國春秋曰

云莒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
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
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
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為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
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
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文帝後京相璠曰南沛國
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爰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華
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
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

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為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為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

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

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

興兵不為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

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

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云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為

莒邑者或後此又為莒所并也

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師皆是用

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

地者與滅同閔二年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

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戎入杞是也

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

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卒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

仲孫連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按毛氏

兼本左傳為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

注凡書至已時○構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

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

深皆舉之者侵為至淺滅為至深也莊十年傳猶者曰侵

精者曰伐注猶麤也精猶精密也猶即淺精即精春秋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

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

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

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

不遺也云因重其害眾兵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

民其為害幾何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駟氏而殘賊之其所為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
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
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
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
曰善為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者孟子
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構
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
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興兵不為大惡者繁露竹林
云問者曰其書戰伐其謹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
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便起之者
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不為大惡也云保伍連帥
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
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國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
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
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
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
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
入杞是也
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

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
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
入杞書日者被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

疏年無駭卒同駭佞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

也人部佞奇佞非常也非亦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
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謀
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悅之悅當作率為正按
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走部連
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達經典段率字為之周禮燕射帥射
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為率鄭司農云率當為帥大鄭以
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
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
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
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
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
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
台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台縣西按公
羊以為疾始滅穀梁以為滅同姓則是以為滅先儒以

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台縣近魯棠地則極為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為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為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

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公命以字

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

公子駢之孫方為駢氏而國語謂之駢駢公子遂之孫方

為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駢義也

注据公至子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駢注駢猶損也疏注駢猶損也○廣雅釋言駢損也文選封

駢注駢引謂駢損引過也通義云駢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

事故有駢法大夫駢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駢稱人

者若曰宜降為小國也

曷為駢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駢也疏注据公至駢也

疏○舊疏云欲決

隱八年庚寅我入邾非用兵故也

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駢疾始滅非但起入為滅

疏注以下至為滅○舊疏云即下八年無駢卒傳曰何以

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為滅

正應此經駢之而已不應終身駢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

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秦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

始滅昉於此乎注昉通也齊人語据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

○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之蒼云適始也列子

黃帝云眾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日方明故

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

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

放鄭注考工云此旒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

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

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

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据本皆作放當以放為正昉俗

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倂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樾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為適以為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在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逐諸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仲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為適則不可以為達詰矣按月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為是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疏注前此至是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云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然則宋滅郟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郟僖二十年郟子來朝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爾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為令謂於是始為令也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為之立制謂於是為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使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蓋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

曷為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注據戰至託始○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相滅非一此經為疾始滅故據而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
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
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春秋謂君
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
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
會者為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
曰孝經屬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
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
傳云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
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謂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
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
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
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
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
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
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誅之也

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
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
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
為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於無駭
張義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据齊至言入
年(疏)○舊疏在莊十

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復書月者

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上云隱

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謂僅存
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
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
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廣以自廣
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
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

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
駭率師矣內諱弒言堯與實堯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即與
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况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注明魯至父諱○所謂為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為後
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為魯臣子也
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
六月齊人滅遂是也
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閏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
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
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
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為下公子益師卒其祭
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
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
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

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

月為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

二百三十三分除二百二十八分或月仍餘五分十一月
後宜置閏長麻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為七月九日
于殷麻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
在今兗州府魚台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
方與紀要武唐亭在魚台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
州府曹州地與魚台等處近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
都極亦在魚台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
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
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役後不相犯
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即桓二年秋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為後背隱而善桓
為句桓為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
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為唐之盟自指
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為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
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為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疏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

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莞劇縣大事
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台高九尺俗曰紀台城旁有劇南

城青州府志紀台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繡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繡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讀為投說文綸質布也古綸與繡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為大夫疏注以

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為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便為爵字誤接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為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為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綸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為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為大國也

何以不稱使注据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注据公至

成八年夏

婚禮不稱主人注為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

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注為養廉遠恥。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

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

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冠

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繡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

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為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著孤子則父母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為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

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聚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早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

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事故邑事宗廟社稷此即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

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据非至

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据以問

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母

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据

逆人。舊疏在成九年春

譏注譏猶謹也疏注譏猶謹也。廣雅釋言譏謹也舊疏引

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為輕所謂輕重之旨也

何譏爾疏通義云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

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為譏則皆為本事故不問曷為矣

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

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室周人逆於戶疏漢

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是亦猶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齊風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
固在春秋前也
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志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
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
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
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
其光荀子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
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
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
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
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
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投綏注壻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壻
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
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
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載說天子親迎
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
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
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
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妃之家在謂之涖文王

親迎于涓即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冠而親迎繼先聖之
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
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
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
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
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
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當南面文王猶為西
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妃身為公子迎在殷
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
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
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
天子禮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
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
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
婦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
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賤去大夫明非禮則何
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
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
更有助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

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
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
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
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
則不親迎之為無父者明矣教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
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
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亂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
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
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生之禮故宗收族支子既稱
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主父而主其昏謂支子
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教說未盡願支子而無宗子
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
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教
萬說均謬沈氏從之慎矣盛氏世佐云教氏創為無父者
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
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記裂
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
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
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况大夫以下乎

教氏之云其為臆說無疑矣
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
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
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白
虎通嫁娶篇遺女子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
告禰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
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
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為
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
於禰廟也即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
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壻家未嘗一告廟白虎通嫁
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
告廟矣而孔氏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
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
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為卜昏之禮亦
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
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
引鄭司農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

曰証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証其祖與士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為証然楚圍篡弑已成不可為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即合告廟豈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為正

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走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云遂皇始有夫婦云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按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墀御婦車授綏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也與墀相見也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

也疏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允即桓公息即隱公是妃匹不正

隱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爾

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戰國策

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即於是也惠氏棟周禮古義云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

使則介之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夷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

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

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

致乎魯國皆訓焉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
即於是乎不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分屬也
曷為託始焉爾注据納幣不託始疏注据納幣不託始○即
幣不言託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

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

親迎為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

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為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

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

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又云且詩初篇

實首關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即桓三年公子翬宣

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
女凡五見翬逆女為內逆女之始莊公為親迎示法文公
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
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
晚皆不譏者從履繻一譏為已亦謂不再譏不親迎也外
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使鄆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為不常書也
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補鏜云成十四年疏
引此注作先目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据補按四
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

母之辭紀履繻來逆女是也疏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

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詞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

疏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義在塗則義成為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

奔喪為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纁紳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六

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為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曰疏傳二

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

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之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紀無大夫書紀履繻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

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

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

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入塗也而稱婦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

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

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

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為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為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

大夫故穀梁注履繻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

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

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

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宮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為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為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為

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

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

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

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會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

其言歸何。注。据去父母國也。

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

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

女歸例。月恩錄之。疏。校勘記。毛本謂誤為按毛詩傳本作

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

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

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

故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歸。傳婦人謂

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記。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即謂歸之女家也。以夫家為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

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甯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絳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恒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即此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郊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哀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

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義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

作帛喜文選注作帛丕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瀋于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尚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

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

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

注淮水篇游水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鄆元以帛為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証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証者多矣以子帛為裂繻之字則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

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
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
則桓三年之紀侯為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
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
春秋無闕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
必謂為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
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其合而
演其文瀆而出其神赤春秋以改禮制又云某攬史記援
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叙晷錄又引解疑論云
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
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
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玄感精符考異郵
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為赤制功
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
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
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
改周之文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
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
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也
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公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設周姬亡暫
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
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啻中有作啻制法之狀
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
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
遠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
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
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云孔子
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
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
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
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譏刺褒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
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曰夏殷之禮詩云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
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
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時
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

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
注至漢至竹帛○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
傳於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
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
傳者不敢妄取故傳家直以為無間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
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
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此既書夫人則

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
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為隱公母也穀
梁以此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
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
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
年云孝惠取于

何以不書葬注据如氏書葬疏年九月辛巳葬定如是也按

定如妾母以哀公得終為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
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
葬矣故据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已去即位疏○注据已去即位

不書即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以已去即
位讓桓之意已明

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

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君之

心得事之宜故葬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

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為隱公恩錄痛

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疏注時隱至葬之○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
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

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依庶子為後之服即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嫡母也

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嫡死媵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即隱為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堯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為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姜寵之喪可証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堯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也者斯為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

為君所以不成其母為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當未為君隱世不得逆稱為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

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

注書堯至之也。書堯兼二義一為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為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

注日者至例也。即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為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

即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一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

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

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

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

魯恭傳孝章皇帝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

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

王之正漢書律麻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

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

劾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

虎通三正之正朔有三河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

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如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

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微於

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于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傳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敦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誥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為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即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冕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按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

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即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為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之輅服周之冕書召
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後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後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
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為通三王之
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
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
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
正故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為後王法
顧不可更魯麻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
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為正者宜取為
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所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
人統王者宜取為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
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已巳日有食之疏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
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為三月之
朔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
公羊注以此為二日小二月則已巳為三月二日非二月
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已

已為二月晦于傳例亦合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徐邈注穀
梁又以為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麻以為二月
朔均與殷麻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麻二月之十二日四
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炭校春
秋日食之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
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
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注諸言至主書口舊疏

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此是知春
秋之為道履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流空貫不
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
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
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
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
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
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賈之則王道

備矣

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

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注異者至者是

云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動缺

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李尋傳臣聞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於星辰日蝕地變於動震動詩疏

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為春秋示義也按日食

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

等說俱以為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

之令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

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

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

神作為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亡俾晝

作夜其為恠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

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

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

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言宜

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

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

將為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載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

備矣

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

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注異者至者是

云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動缺

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李尋傳臣聞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於星辰日蝕地變於動震動詩疏

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為春秋示義也按日食

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

等說俱以為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

之令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

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

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

神作為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亡俾晝

作夜其為恠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

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

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

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言宜

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

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

將為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載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

備矣

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

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注異者至者是

云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動缺

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李尋傳臣聞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於星辰日蝕地變於動震動詩疏

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為春秋示義也按日食

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

等說俱以為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

之令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

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

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

神作為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亡俾晝

作夜其為恠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

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

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

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言宜

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

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

將為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載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

成禍福也。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者即此是也。

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

無遲疾食不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

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

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

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

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為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

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

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疆謂外有威嚴其臣民望而

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為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

也。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為異者彼

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

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

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麻用平朔

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恒在朔

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

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

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

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

駁言左氏以為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

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

穀梁傳以為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

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

非晦明矣。穀梁為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為前月

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
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

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

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

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

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

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

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

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蓋穀

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

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

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為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

漢志稍異

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悞之譌

此悞弱正字也說文人部悞弱也可証釋文懦乃亂反又

乃卧反据音知本从𠄎今亦訛从需

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鄴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

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日食矣又云言日鄴本

作言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

監本形作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

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

宜之悞亦即釋从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

孰食之月失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

象明日為君陽月為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

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

有食之為証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

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為有者不

宜有之詞如有蜚有鸞有鷩來巢有星字入于北斗之

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有食之者扶

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以月以月食日為

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

如圍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
圍升雲為句以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春秋傳曰日有
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
三尺童子知之以為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蟻必不
然矣阮氏元學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
恒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
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
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
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
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為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
其不可知也亦即闕疑寡尤之意
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
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乙正以梁山沙麻皆非魯竟故
傳謂為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成當為四月之十四日史記
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四十
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謚此無
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注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

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

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
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
七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
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
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然
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
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為天子傳曰天
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引馬融注云
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
無所屈明葬時同執宜畢至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
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

故恩錄之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得葬

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堯篇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紳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亦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非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違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堯未成君也。

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在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周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吊魯人不吊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吊禮也。而公羊以為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曷為或言崩或言堯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堯下十一年

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辭口御覽引說題

白虎通崩堯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憊然猶僵天。下撫繫夫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憊字不見字書釋當為殞故為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

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
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
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
知故曰崩

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壞之辭○釋名釋制云薨

夫陽堯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
為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辭云諸侯稱薨堯之為言奄然而
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堯者崩之徐聲也
正小毀壞之義

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

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粹見支部
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

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

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唐石經士曰缺文○曲禮士

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
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云士曰
不祿為身消名章也

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
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
為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

注葬者至錄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
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
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

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堯篇天子崩遣使訃
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

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
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

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堯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
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

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
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
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
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

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祿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疏四月無辛卯麻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

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岐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

疏注以尹至朝也

○在昭二十三年

其稱尹氏何

注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

四年秋

貶曷為貶

注据俱卒也

疏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

曰世世尹氏也

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

猶世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賢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為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

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

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

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

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

行誅則眾讒不能退無罪疏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

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

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顯
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
祿春秋以戒聖人 側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
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
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田
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
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
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
為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
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
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君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
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
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
周世之祿也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
不得世位耳即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為世官趙注任為大
臣不得世位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
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
雅序云刺絕功臣者盖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
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
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

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
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
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
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
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
而股肱不脩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
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
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
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
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
矣漢書王吉傳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乃今至
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
任子之令即此譏世卿義也
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
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
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
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
詩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之謂也通
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

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
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
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
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
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又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
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潛研堂荅問云尹氏立王子朝
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
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
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
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
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
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
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
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
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
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
本正矣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

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
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
注見譏至絕之。過毛本監本同宋本鄧本元本作遇舊
疏云過即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
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即此也若
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
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
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
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
譽鄉愿之徒論語曰眾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眾惡之必察焉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其正潛夫論貴忠云書授天
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
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
君者取象于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
能授官賢異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脩股肱所以
為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其君以譽為功以
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

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据原仲不卒疏注据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儻贊

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

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穀梁傳外大夫不卒

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為天子斬其有突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

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興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

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卒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王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

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儻贊之人也按尹氏儻贊隱公即為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

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思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賄賂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儻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據宰渠氏官
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據宰至稱子○宰渠氏官
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

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

未命而便為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

之疏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

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

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

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此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
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法當時王公卿之世立大功德
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

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爵之義繁

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當先君必稱先人

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

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

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

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

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為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

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

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

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効忠於王室

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
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
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為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
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
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
功必賜爵祿於古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
諸侯則饋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
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醑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為大

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三年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夫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孰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注据南季稱使口下九年天

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

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

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

注當喪至伯同口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

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

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

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已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

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

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為求賻書也禮本為

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

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皆為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

賻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道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灑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

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

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註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註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鄩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帑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帑而含祔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固不合求故

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

人之為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賤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

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疏史記宋世家宣公

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麻為七月之十

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

國宋陳蔡衛晉齊為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姓亦從大

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賤也其不

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殺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

也小國之例恒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

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

是以為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

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

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

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

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葬文公以後

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

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

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

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
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
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
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為
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
遠言不敢逕改故賤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
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
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
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為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
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
秋方據魯以為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
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
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
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于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
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詞也鄭駁之云按禮記上云君薨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載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禮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諱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褒鄂本作褒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

子相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鈞命決云不存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迎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

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債濟即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為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為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為宋繆公之

卒日癸未為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為八月十一月為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名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名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故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漢多作繆蓋古字段借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云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

齊孝公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口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

孝公是也傳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

注禮天至姻至口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

喪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

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

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

畢至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

馬王制注云尊者疏卑者連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

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

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

至海內皆至也同盟至謂同盟會者也故亦曰會同至禮

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泚牲曰盟古者將

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

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

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

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

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

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蘇之意而音作膏肓又据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婚兄弟姻兄弟是也

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据疏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羽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客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見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載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翬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個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個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山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

辭以通上下六日誄曾子問諸侯相謚此謚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諱以鼓封冢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為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秦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渴急也苦蓋切則所据公羊作渴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即渴葬渴按說文弦部渴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渴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買城西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即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為草非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

公是也疏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監本毛本皆禮恐因此誤葬為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傲慢不念早安神也

取義與此殊

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即葬是不待五月故為慢薄不以禮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

桓公是也。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

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

君當隱痛之也是也。

注痛賢至是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

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怠也。解段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為懈緩。故

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此。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己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

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

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嫡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况乃私愛亂嫡以開

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
有馮之弒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
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
歿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
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
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
豈日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

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

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
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
是謂與夷雖我其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
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
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
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

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
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
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蓋
也郭注蓋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蓋各言爾
志之蓋同

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
卒弟和立是為繆公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

名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

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
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
同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

注左師官名○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
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

○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也

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博獨老幼

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

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

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為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為弑

為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為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為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子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

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靖

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

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

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

吾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隱元年杜

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為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注馮與督共弑殤公在桓二

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

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
弑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
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
是為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
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潛夫論曰
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
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及於經其及
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
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
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
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
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
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
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
注馮與至爭也○鄆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即桓二
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未必正其本
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
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

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
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為讓者
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

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

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
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
子死立嫡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
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
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
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
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以故國亂禍不絕故
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嫡以長嫡子死則立
嫡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殷人及周人世春秋
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
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
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為知人劉氏
逢祿左傳考証云鄙倍之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
為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為難以殷禮有

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為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
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

得為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

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

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甯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以不

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為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

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為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為義以宣

之讓為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為重者繆公廢子而

反國得正故為之諱也亦以繆為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

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

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

之事賄禩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

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為王者示法焉

